

# 《越縵堂读书记（全六册）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越縵堂读书记（全六册）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8259377

10位ISBN编号：7538259376

出版时间：2001-2

出版社：辽宁教育出版社

作者：李慈铭

页数：130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

# 《越縵堂读书记（全六册）》

## 内容概要

书摘第三自然段中的四个“\*”都是左边是月，右边是出  
书摘第九自然段中的所有“\*”都是左国是名，右边是佳

# 《越縵堂读书记（全六册）》

## 书籍目录

本书说明一、经部1.易类2.书类3.诗类4.礼类5.春秋类6.孝经类7.四书类8.五经总义类9.小学类二、史部1.正史类2.编年类3.纪事本末类4.别史类5.杂史类6.诏令奏议类7.传记类8.载记类9.时令类10.地理类11.职官类12.政书类13.目录类14.史评类三、子部1.儒家类2.兵家类3.法家类4.农家类5.医家类6.艺术类7.谱录类8.杂家类9.类书类10.小学家类11.释家类12.道家类四、集部五、丛书六、越縵堂学术札记附录

## 章节摘录

禹贡注 读《禹贡注》。自来陵谷变迁不一，禹时九河之道，周已仅存徒骇。汉成帝时，仅有三河遗迹可寻，他若大野、孟猪诸泽藪，业皆湮涸无存。黑水系雍、梁两州之望者，至今杳无可考，则所谓九江三江者，安得强为分合？古今聚讼，纷纭莫决，皆若亲见当时之经画者，殊不必也。三江之说，最可折衷者，莫如郭璞岷江、松江、浙江之论。酈道元注《水经》因之，但其必欲强通《禹贡》一江分三江之旨，遂谓岷江水东注于具区，出为松江；又一派东至会稽余姚入海；曲折附会，不合地理矣。蔡沈《书传》亦主郭说，而谓三江不必涉东江、中江之文，但求其利病之在扬州之域，则水之大者莫如扬子大江、松江、浙江而已。此言最为了当。国朝全祖望从之。王鸣盛《尚书后案》，泥于东为北江，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之经文，遂力主郑康成左合汉为北江，合彭蠡为南江，岷江居其中，则为中江；谓足以尽破诸说。抑知经文东为北江，乃系于导漾之下，此是记汉水入海之文。而下文更记曰岷山导江，乃有东迤北会汇东为中江语，此系于导江之下，是记江水入海之文，固各不相涉。且东迤北合于汇句，经文亦全不见所谓南江者。康成遽注曰东迤者为南江，不过以上文言东为北江，下文言东为中江，遂臆断此为南江。然细玩经文，漾与江异源；汉出于漾，东汇泽为彭蠡，东为北江入海，与江之区别，各不相蒙。即如郑说，亦不得谓一江分三矣。惟庾阐、酈道元、陆德明、张守节诸人所言松江、娄江、东江（亦曰上江，在今吴江县白蛇湖。）则六朝以后吴地之三江，必非《禹贡》之三江。赵燠以浙江、浦江、剡江为三江，则越地之三江。《国语&bull;吴语越语》及《吴越春秋》之所 谓三江者皆是，非《禹贡》之所称矣。王氏《后案》谓韦昭之注《越语》，三江为松江、钱塘江、浦阳江，此可以解《国语》，不可以解《禹贡》。浙江自杭言之曰钱唐，自越言之曰浦阳，一江而二名也。唐以后吴越为财赋藪，而松江入海之口，亦渐淤塞。宋范仲淹、郑亶、单锷诸人言吴中水利，皆谓宜开松江俾归于海，则震泽底定。盖松江等三江为震泽之利害，即为吴中水利之要领；而禹时则吴下土旷人稀，震泽入海处，必皆深阔，未尝以此为重，不可执后世事以解经。此论诚当。其主郑说之三江，则不若郭义为长也。因读《禹贡》，论之如此。 咸丰庚申（一八六〇）三月初七日 &hellip;&hellip;

# 《越缦堂读书记（全六册）》

## 编辑推荐

《越缦堂读书记（共6册）》封面图片为单册，套装图片请以实物为准！

# 《越幔堂读书记（全六册）》

## 精彩短评

1、案三本一册《越幔堂读书记》乃今岁生辰之礼，较北京图书馆影印本善甚。穷则以学养，不以利图，圣贤之言，于今世已觉乖违，孤心造詣，詣未得而孤已存，乃引王元美《二酉山房记》胡元瑞生平读书片言自宽。曰：饥以当食，渴以当饮，诵之可以当韵藪，览之可以当夷施，忧籍以释，忿籍以平，病籍以起。俨然灵丹妙药，明人尚有可爱之处。

李慈铭精于经史，小学，评鹭皆有出处，且能按韵，文，理三法凿正，按陈石遗的话来讲那就算学有渊源的正宗了。读《越幔堂读书记》半月，李慈铭案多从余姚卢抱经审定之本，自可窥两家悉数。

有清一代的学术纷争至顾千里与段茂堂而登顶峰，而两家遂成水火的原因竟是《礼记》的一段郑注，进尔甚其实只是一字之差。顾广圻校郑康成“四学谓周四郊之虞庠也”中的“四郊”为“西郊”，而段玉裁则坚持不改，两家皆学识渊博，旁征博引，颇能联想起“雝”字本意。而李慈铭之评几乎可以断这段公案的孰是孰非：段氏学固奥博，颇喜立新意，尽翻古人，不及先生持论谨慎，又引《大戴礼》五学之处与王肃之故，证据凿凿，人言清人中卢顾为校雝一流果然不虚。

学术中历来皆有门户，传百载而不消。多年前看《启功丛稿》里批评顾广圻的错漏，后来知思适斋的斋名才豁然开朗，启功从陈垣，陈垣又远追段茂堂，自始才悟得是门户作怪。日本藏有唐抄多种典籍，皆合顾千里所校。乃思读书治学，不能为大家所误，谭复堂言英雄欺人，诚是。

历来觉俞平伯好胜，读俞樾《俞楼杂纂》《曲园杂纂》乃知畦径，家学之深才有学者之狂。李慈铭读本皆只言目录，不评不论，竟不知后来者源何言俞樾与李渔袁中郎一路？小刀《握红小札》里有俞平伯的悔，怕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悔。

李慈铭推定庵文集为清人别集第一，自始成定论。定庵学、才、养皆高，惜年少不录，可叹。昔年读王元化先生《龚自珍论》，终是少年之作，论据出色而气格浮夸，无非从游，爱国、举家云云，皆未得定庵绝旨。定庵于天台苦贤两宗可谓俗家之登峰，而笔墨偶露竟有琴囊藏琴的好。今年适王元化先生架鹤西去，人生少年，转眼黄花，咫尺之间，自《龚定庵论》一举成名，匆匆百年。

于今时读《瀛寰志略》及李慈铭批注皆滑稽好笑。其批：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，轻重失伦，尤伤国体，况以封疆重臣，著书宣示，为域外关，何不检至是耶？就局势而言，徐继畲著书大体实事求是，而李慈铭在纯粹传统文化中营养自然视做异端，人囿于时，无可厚非。古书地理，在今日交通面前，甚少裨益。

诗话里《竹坡诗话》《拜静楼诗话》皆评价不高，《竹坡诗话》我曾读过四库本，气格的确略低《石林诗话》与《韵语阳秋》，李慈铭说王渔洋论诗悟觉古今，似乎不怎么恰当，体例没有许伯清备致，博恰远输王元美。其所谓明末程孟阳之诗，娄子柔之文，李长蘅之画足称三绝，而今三绝安在？且论诗可建立于先人之基础，而最后能论诗的，终是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一路，远没许学夷深究体例变化为好。

论张居正的一段最是一针见血：文忠相业为有明第一人，任事过专，身后遂中奇祸。后之秉政者才既相去远甚，而有鉴于前车，务为保身，相率推委，于是明遂不振，陵夷以至于亡矣。今日之抱憾守缺之书皆可废了。（

1、李慈铭的《越縵堂日记》与《翁同龢日记》、《湘绮楼日记》、《缘督庐日记》并称晚清“四大日记”。《清史稿》有传。“李慈铭，字爱伯，会稽人。诸生，入赀为户部郎中。至都，即以诗文名於时。大学士周祖培、尚书潘祖蔭引为上客。光绪六年，成进士，归本班，改御史。时朝政日非，慈铭遇事建言，请临雍，请整顿台纲。大臣则纠孙毓汶、孙楫，疆臣则纠德馨、沈秉成、裕宽，数上疏，均不报。慈铭郁郁而卒，年六十六。“慈铭为文沉博绝丽，诗尤工，自成一家。性狷介，又口多雌黄。服其学者好之，憎其口者恶之。日有课记，每读一书，必求其所蓄之深浅，致力之先后，而评鹭之，务得其当，后进翕然大服。著有越縵堂文十卷，白华绛趺阁诗十卷、词二卷，又日记数十册。弟子著录数百人，同邑陶方琦为最。”李氏留名青史，原因有二，一是写了六十多本日记，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造诣都很高；二是喜欢骂人，虽然也跻身名流，最后仍是郁郁而卒。日记，古人好为之，但以日记为名而流传则出现得较晚。近人日记出版者较多见。一般而言，我们小时候接受的不多的隐私教育之一就是别人的日记不能看（当然我们小时候被侵犯得最多的隐私也是日记被偷看），但是我们也真是看到了不少名人日记，非名人的我们还不愿意看呢。李慈铭的日记“公私”兼有。咸丰到光绪近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、朋踪聚散、人物评述算是“私”，而如果把学术视为天下公器，那研究考证、读书心得就算得“公”。于私，我们尽可以窥，既然写了就是要且不怕给人看的；于公，我们尽可以学习敬仰。独另一位爱写日记并且出版的名人鲁迅跟李慈铭总是过不去，《鲁迅全集》中三处提到他的同乡李慈铭，三处皆是冷嘲热讽。《华盖集续编》中的《马上日记》写道，“吾乡的李慈铭先生，是就以日记为著述的，上自朝章，中至学问，下迄相骂，都记录在那里面。果然，现在已有人将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，每部五十元，在这样的年头，不必说学生，就是先生也无从买起。那日记上就记着，当他每装成一函的时候，早就有人借来借去的传钞了，正不必老远的等待‘身后’。这虽然不像日记的正脉，但若有志在立言，意存褒贬，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，却不不妨模仿着试试。什么做了一点白话，便说是要在一百年后发表的书里面的一篇，真是其蠢臭为不可及也。”《三闲集》中《怎么写》一文说，“《越縵堂日记》近来已极风行了，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。为什么呢？一是抄上谕。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响的，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。二是许多涂墨。写了尚且涂去，该有许多不写的吧？三是早给人家看、抄，自以为一部著作了。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，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，仿佛受了欺骗。翻翻一部小说，虽是很荒唐，浅陋，不合理，倒从来不起这样的感觉的。《准风月谈》中《中国文坛的悲观》没提日记，却提到文坛互骂，说“其实是作文‘藏之名山’的时代一去，而有一个‘坛’，便不免有斗争，甚而至于谩骂，诬陷的。明末太远，不必提了；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，李莼客和赵匡叔，就如水火之不可调和”。李莼客就是李慈铭，姓赵的是赵之谦，李慈铭在光绪五年十一月廿九日的日记中称赵之谦“是鬼蜮之面而狗彘之心”，经常骂他为“妄人”，攻击他“亡赖险诈，素不知书”。赵之谦是有名的书画篆刻家，入了篆刻界“晚清三大家”的排行榜。当然李慈铭也能作画、会篆刻，他的藏书印刻的是“道光庚戌秀才，咸丰庚申明经，同治庚午举人，光绪庚辰进士”，看来也是个汲汲于名的人，骂赵之谦就未必见得是从专业角度出发了。李慈铭又因爱骂人而有幸成为跻身“晚清四大小说”排行榜中的《孽海花》的描写对象。说他见了某人总要称老师，自称门生，并爱探询老师的私生活，竟会问出老师近来与师母房帷间兴趣如何的问题。人家后来问他为什么问老师以此事？他就说某人除了这件事是其擅长，还有什么？小说还写到，他住在北京，靠朝中几个大老的“月敬”或“炭敬”而优哉游哉。尚书潘祖蔭就是送钱的一个，私下对人说是“饲养费”，是把李氏当驴子看待。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是一个，且当李氏生日一送就是二千元。李对张之洞却常称之为“妄人”，写信给他，也是这两个字。毕竟是文学创作，未免有夸张之处，但《孽海花》作为一部纪实性小说，作者又是李慈铭弟子，想来也不会差得太远。从李慈铭身上不知道能否得出结论：持天下公器者皆有阴私而令人齿冷的一面，“为文沉博绝丽”之余也未免为人尖酸刻薄。鲁迅对李慈铭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。虽然鲁迅的批评总是没法不一针见血的，因为是活人都会有血，也都会犯各种错误。鲁迅又善用针，故对人扎下去总是见血。其实作为李慈铭的同乡，鲁迅也留下了同样的两样遗产（当然还有其它，李慈铭也有其它），骂人和日记。至今仍有人津津乐道于他日记中屡屡可见的“濯足”，并且非常不人道的用窥淫癖的思维揣测了临死前几天的那一次“濯足”。但鲁迅何以特别关照李慈铭，虽然从上述引文中不难看出借前人讽近人的用意，他是真恨李慈铭的，算是“世仇”。无论“无产阶级文化战士”还是封建文人，都是有其“私”的一面的。《越縵堂日记》刊世的是64册，而另有九册自光绪十五年乙丑七月十一日，迄光绪二十年甲午元



## 《越縵堂读书记（全六册）》

且止，名为《郇学斋日记》当年却未及刊行，后又辗转乱世，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渐露出真面目。据载，这部分日记记述了作者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、青年蔡元培等越中人士的交往情形，为后人了解当年鲁迅何以特别关注越縵堂日记，以及蔡元培缘何延期参加殿试的原由提供了可信的第一手资料。鲁迅祖父周福清与同乡李慈铭同科应试，周点了翰林，李却名落孙山。李慈铭长周九岁，此时名气已经很大，因此对周福清的点翰林，很不以为然。虽然后来周福清科场案发，身为御史的李慈铭是否一再搏击，揪住不放，我没看过一手资料不敢确定，但嫌隙肯定是已经结下了。众所周知，鲁迅就是从祖父的案件中最早感受到人间的虚伪和黑暗的，在他心中，对李慈铭一定一直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恶性情结。李慈铭在同治甲戌年四月二十七日日记中提到周福清，“凡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五卷外篇三卷，《校讎通义》三卷，共五册，道光壬辰其子华绂所刻，不知何时板归于郡绅周以均，故印行绝少。近年以均死后，其子某及其从子福清谋铲去章氏之文，更刻以以均所著制艺。仲修子缜等知之，力向福清阻止。遂以闻当事，购归浙江书局，为之补刻印行，此之实斋之厚幸也。”这周福清，差一点就成了千古文化罪人。时过境迁，李慈铭不因看不起鲁迅的祖父，鲁迅更不因骂了李慈铭，而稍损他们的历史地位和卓越贡献。只是我们更应明白凡事皆有双面，凡人皆有复杂性，一贯正确反倒是不存在的。李慈铭的日记是一座学术宝库，“生不愿作执金吾，惟愿尽读李公书”；而鲁迅对其日记的批评不可谓不中的，反观今日网上泛滥的Blog，至少我自己的blog那三条就一一可以对号入座：“上谕”是抄了的；涂改都在“草稿”中存着，看得仔细的诸君一定还会发现多篇文章“昨非而今是”；而一两句话刚想出来就急忙“发送”。不但“自己”未必看得见，于他人也是只拾了牙慧，而没有咀出李慈铭那样的英华来，于公于私皆无可观，却还是那么兴致盎然。鲁迅不用我辈再置喙多赞，多说一句，他一定是嫌恶再长一分。而李慈铭，虽然得罪人无数，但终因学术昭彰，而不以负面形象存照青史，前人早已指出，“甚矣，文人托身不可不慎也！然莠客秉性狷狭，故终身要无大失。”这就可以了，真的可以了。



# 《越縵堂读书记（全六册）》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